



世界百年影像  
CENTURY OLD WORLD PHOTOS

# 世纪风云



LIC独家授权

北京大陆桥文化传媒 编译

中国城市出版社



传奇

世界百年影像  
CENTURY OLD WORLD PHOTOS

C E N T U R Y

# 世纪风云

LIC 独家授权  
北京大陆桥文化传媒 编译

中国城市出版社  
· 北京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纪风云 / 北京大陆桥文化传媒编译. —北京 :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5.6  
(世界百年影像)  
ISBN 7-5074-1684-4

I . 世… II . 北… III . 世界史：现代史—20世纪  
IV . K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0901 号

---

责任 编辑	钱雨竹
封面 设计	大陆桥·颜国森
责任技术编辑	张建军
出版 发行	中国城市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63454857
传 真	(010)63421488
总 编 室 信 箱	citypress@sina.com
发 行 部 信 箱	citypress_fx@tom.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	134 千字 印张 16
开 本	710 × 1000(毫米) 1/16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

在 1900 年的时候，我们的地球还是尚未得到开发的处女地，而整部 20 世纪的历史写满了冒险和探索。对于那些勇于迎接挑战的人来说，“走进未知世界”并非一件遥不可及的事。通过不断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人类已经能够把握身边的这个世界。拳王阿里的话似乎可以作为人类的自信的象征：我是最棒的……

但是，到了 20 世纪后期，人类开始滥用作为地球主宰的权力，狂妄自大和野蛮贪婪已经把我们推向了岌岌可危的境地，地球的未来就决定在我们的一念之间。

这 100 年来，我们经历了许多事情，进入 20 世纪后，人类才开始认真审视自己和周围的世界。摄像机记录了人类历史上最富有激情和戏剧性的 100 年。在这 100 年里，科技变革层出不穷，这是一个属于机器、电力和通讯技术的时代，地球因此而变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都市”。然而，正当我们为这些成就洋洋自得的时候，大自然带来的天灾，以及人类自身的愚蠢行为所带来的人祸，让我们再也无法视若无睹。

回眸刚进入 20 世纪时，乌托邦的理想完美境界和社会改良梦想鼓舞了许多人。但在争取自由和寻觅乌托邦的过程中，人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20 世纪里，“暴力政治”始终威胁着人类的安全，“死亡和光荣”则在无休止的战争中成了一对密不可分的兄弟。

同样在这个世纪里，人民的心声前所未有地回荡在各个领域，体育、时尚、娱乐、流行音乐已经发展成全球的文化现象。这是一个流芳百世的时代，也是一个遗臭万年的时代；张扬个性和自我表现备受推崇，同时，丑闻和阴谋肆意横行，猖獗一时。

这个世纪刚刚逝去，它给后世留下了什么呢？历史又会给予它怎样的评价？

地球刚刚踏入新千年的旅程，此刻我们不禁要问：后世的历史学家将会怎样看待 20 世纪？他们会认为我们和先辈一样具有冒险精神吗？面对未来，我们是否做好了上路的准备呢？

本书从《传奇》系列纪录片中选取了大量真实而珍贵的历史镜头，以影像为主导，再现了上个世纪 100 年当中的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们希望读者不但能从中更深刻地了解人类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更能从中得到些许警示与启迪。

《传奇》系列片是大陆桥文化传媒的品牌节目，也是国内第一个本土化的海外纪录片系列，每年从 14 个国家 112 家制作发行公司引进，在全国 120 余家电视台播出。《传奇》系列纪录片集知识性、趣味性、实用性、可靠性于一体，为上亿电视观众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在此基础上，中国城市出版社与大陆桥传媒陆续推出了这套“世界百年影像”系列之《震动历史的时刻》、《世纪风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愉悦的阅读感受。

编 者

2005 年 6 月

# 目录

1

## 死亡与荣耀

第1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	13
第2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	21
第3节 魂梦从未停止	27

2

## 政治与暴力

第1节 血腥的暴力与屠杀	41
第2节 宗教的热情	59

3

## 大都市

第1节 寻找能源	69
第2节 信息的革命	72
第3节 交通工具	75
第4节 汽车的梦想	78
第5节 城市建设与能源破坏	84
第6节 医学的进展	89
第7节 计算机与互联网	91

4

## 民众之声

第1节 休闲时间	94
第2节 战争与娱乐	108
第3节 电视来了	114
第4节 主题公园	118

# 目录

5

## 迷恋之颠

第1节 美丽的身体	123
第2节 时尚的诱惑	130
第3节 健身业的兴起	137
第4节 装扮——文化的代言	140
第5节 时尚背后的商机	144

6

## 影像时代

第1节 影像与传媒	149
第2节 政治与阴谋	155
第3节 影像与宠儿	162
第4节 影像的牺牲品	165
第5节 名气的作用	170

7

## 体育的盛宴

第1节 超越极限	175
第2节 被操纵的热情	187
第3节 奥运会：文化的盛宴	194

8

## 灾难

第1节 狂妄的人类	201
第2节 自然之威	207
第3节 饥荒的恐惧	211
第4节 自然界的诱惑	214
第5节 灾难——正在制造	219

9

## 探索与梦想

当告别 20 世纪，迎来崭新的 21 世纪的时候，我们的子孙将继承一个经历巨大变革的世界：一份 100 年来政治和技术革命留下的遗产。

这些遗产不仅包括众多成就给人类生产和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同时也包括诸多失败所导致的可怕后果。在这 100 年间，我们的世界已经变得如此陌生，可以说是日新月异，也许，当明天一大早我们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对周围的世界已经不认识了。然而，在很多其他的方面，却也还依然保持着原貌。总之，在 20 世纪，巨大的变革和顽强的恒定状态成为了矛盾的主题。

20 世纪初，世界总人口为 16 亿，然而 100 年之后，这一数字却猛增到了 60 亿，翻了将近 4 倍。据有关资料显示，世界上平均每分钟有 247 名婴儿诞生，同时有 97 人去世。世界人口以每年 9000 万的速度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地球上平均每年有 5500 万人死于饥荒，也就是说，平均每 2 秒中就有 1 个人因饥饿而死亡。因此，对粮食生产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成为一门必要的学科，而研究的目的就是增加粮食的产量。为此，很多科学家付出了自己艰辛的努力。当然，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大都得到了相应的回报，取得了各自的研究成果。

其中，“农作物的基因控制”即是由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诺曼·布劳格率先发起的。20 世纪 60 年代，他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粮食生产热潮，布劳格希望通过控制农作物的基因，来提高粮食的产量。但是，通过基因控制生产出来的粮食受到了某些人士的抨击，他们担心这些科学家是在愚弄上帝，认为人为控制农作物的基因违背了自然规律，是不可取的。然而，对于那些饥肠辘辘的人来说，把科学家妖魔化是他们难以承受的哲学奢侈品，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首要的问题不是去探讨理论，而是填饱肚子。

20 世纪初的人口增长以及死亡率的下降应该归因于医疗技术的进步。正是由于医疗技术的进步，在此之前曾一度困扰着人类的一些顽疾如天花、伤寒、小儿麻痹症等疾病，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同时，健康、营养、教育等方面的发展，以及废除童工的规定对于出生率的上升也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如今，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试图对人口的增长率加以人为的控制。在他们看来，这种“控制”的重点在于帮助个人和社区来计划他们的家庭和未来。中国就是一个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强调一对夫妇养育一个孩子。对于遵守规定者，政府会发放“独生子女优待证”，与此证相关的是一些优待政策；反之，那些不遵守规定者，则要受到严厉的惩罚。通过这些措施，人们希望通过人口控制来减小资源分配时分母的数值。而且，那些担心人口爆炸的人士所关注的不仅仅是急速增长的出生率，照顾老年人口对人类来说也是一项沉重的负担。随着社会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人们发现整个社会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而且，照顾老人比照顾小孩要麻烦，代价也昂贵得多。因此，人类寿命预期值的提高所带来的经济负担也就成为我们留给 21 世纪的遗产之一。

当今世界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世界也因此被形象地称为“地球村”。电子仪器几乎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它以非常直接的方式向人们传输各种音像信息，包括暴力、绝望、和平和希望，而这些音像信息又无不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同时影响着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的生活。20 世纪末，人们争相学习英语、汉语和日语。但是，有一种语言凌驾于其他所有语言之上，那就是——货币语言。只需关注一下全球经贸对话，你就会明白，这是一种所有人都懂的语言。

在 20 世纪，一些有关基因、原子和宇宙的谜团被一一解开。现在，科学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人类的意识。世纪之初，德国的唯心论统领着思想界。这种理论是由 19 世纪的哲学家黑格尔提出的，并且盛行一时。黑格尔是 19 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1770 年 8 月 27 日生于德国符腾堡公国首府斯图加特，1831 年 11 月 14 日卒于柏林。他把哲学家与民众联系起来，把批判的锋芒同时指向宗教和专制制度。黑格尔哲学是 19 世纪德国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体系，它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具有百科全书式的丰富性，居于整个资产阶级哲学的高峰，它不仅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软弱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西方资产阶级的特点。在黑格尔哲学中，表现了丰富的辩证法内容与保守体系的深刻矛盾。20 世纪的哲学家继承了黑格尔的哲学乐观主义，他们笃信“民

族国家”的理论，

随着1914年战争号角的吹响，一群受唯心主义和国家自豪感所激励的热血青年应征入伍，投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虽然人们最初的夙愿是通过各国的共同努力，最终实现自主，但是，这种夙愿坑害了数以万计的年轻人，他们冲进了为国家而战的炮火中，为自己的盲目付出了血的代价。

然而，那些笃信人类进步不可阻挡、国家群体智慧所向披靡的乐观主义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力并无充分的准备，战争的惨烈让他们惊呆了。面对眼前的惨状，人们开始反省黑格尔的理论，并且最终抛弃了它。民族国家理论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击得粉碎，大战扼杀了上百万人的生命。与可怕的灾难相比，哲学问题也就变得微不足道了。世界冲突引起的局势动荡凸显了唯心论的失败，而教会是唯心论的堡垒，因此，面对局势动荡而束手无策也凸显了教会的无能。

恐怖的现代战争使大批青年受到严重的心理创伤，因而，一门新的学科——心理学也进入了转变时期。尽管心理学不论是理论还是治疗都只是实验性的，但最终还是取得了成功。经过努力，战争给大批青年所带来的心理创伤逐渐得到愈合。

弗洛伊德可以说是最有影响力、最有争议的精神分析学家之一，同时也是20世纪为数不多的具有世界知名度的人物之一：一方面他受到过来自世界各地和来自各个不同领域的许多善意和恶意的批评、指责；但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理解、赞誉，获得了越来越高的评价和地位。有人将弗洛伊德与爱因斯坦、哥白尼并列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有人以弗洛伊德的出现为标志将人类的认识历史划分为近代以前和近代以后两个时期，有人称弗洛伊德是“人类伟大的人物和领路人之一”。的确，弗洛伊德以其对人类精神和行为所作出的惊世骇俗的发现，不仅对心理学、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美学等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和精神领域，而且也对当代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以及对日常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在20世纪人类文化的地形图上，弗洛伊德毫无疑问占据着一个显赫的位置。

1900年，弗洛伊德概述了他的几个主要观点，其中包括婴儿性意识的存在、抑郁的腐蚀效果、无意识的探究以及变态心理的性骚动。弗洛伊德理论的冲击波贯穿了整个20世纪，它促使我们去审视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弗洛伊德的贡献可能更多属于精神层面，他掀起了有关人类行为



的讨论，这些行为被很多人认为是过于黑暗而不可提及的。他的理论背后的驱动力就是性欲。虽然弗洛伊德和他的学生荣格被欧洲的哲学家视为暴发户，但他们最终在美国获得了认可。

1904 年，法国心理学家阿尔佛雷德·比奈设计出一些方法来预测低年级学生将来是否能取得成功，这就是非常著名的智力测试，并提出用 IQ 即智商来衡量学生的智力水平。阿尔佛雷德·比奈的研究工作也得到了美国军方的肯定。他的智力测验成为新组建的现役心理学家第一连的择人标准。利用心理学方法挑选美国空军军官的做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经过挑选的 200 多名美国青年来到了法国，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拉斐特飞行公司效力。这群勇敢的志愿者强烈地希望能为法国提供帮助，他们赢得了 199 次空中胜利，然而，代价是昂贵的，63 名美国人在空战中牺牲。

其他政府部门也开始利用心理学方法开展工作。例如，埃利斯岛的美国移民局规定，移民在进入美国之前，不仅要进行身体测试，还要进行心理测试。

俄国著名生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创始人伊万·巴甫洛夫醉心于自己的动物条件反射研究。他的条件反射理论渗透进了 20 世纪的思维之中，从教学方法到计算机程序，从性作用的阐释到广告的效果预期，无不有这种理论的影子。

希特勒的崛起对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希特勒的种族灭绝理论使无数犹太人和学术精英受到迫害，使他们的创造动力和思维创新受到了压制。在希特勒的淫威之下，德国优秀的心理学家纷纷离开祖国，其中的大部分来到了美国。于是，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成为美国的优势学科。当时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这样一种状况：德国人一心忙于打仗；而美国心理学学术团体的实力则日益增强。1940 年，美国心理学紧急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专门研究临床心理学，并帮助治疗在二战中留下心理创伤的病人。

战争引起的众多心理问题很难用弗洛伊德的性基础理论加以解释。而且，对成千上万名因战争压力引发心理障碍的病人实行长期治疗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弗洛伊德理论，而这种重新审视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无论



是否接受过精神治疗，病人恢复的速度都是相同的。这个结果使得人们对弗洛伊德的理论开始出现怀疑。而弗洛伊德理论的进一步衰败则源于一次偶然事故。1949年，澳大利亚精神病学家约翰·凯德错误地为一位患有慢性心理疾病的病人做了为期5天的锂药治疗。到了第六天，锂在血液中的积聚奇迹般地治愈了病人的心理疾病。在接下来的20年里，抗抑郁药和镇静剂开始替代弗洛伊德理论，应用于严重心理疾病的治疗。

在临床心理学取得发展的同时，对大脑物理活动的探索也取得了相当的进步。这种探索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脑成像”，“脑成像”是一项实时观察人脑活动情况的技术，虽然这项技术服务于医疗诊断领域，但却在另一个极富争议的领域——神经科学领域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神经科学还处于理论统一的初级阶段，它的革命性和争议性如同100年前的达尔文进化论一样。新一代的神经科学家认为，每一个新生儿的大脑都像是张曝了光的底片，等待着被放进显影剂中。体验和学习能把底片冲洗得很完美，这样我们就能享受到基因的好处；如果底片冲洗失败，基因优势就无法发挥出来。冲洗出来的“相片”就是经过数千年进化的个体基因的历史。基因不仅会影响气质和情绪，还会影响到人类的很多行为习惯。20世纪末，人类对自身以及对周围事物无穷无尽的好奇心也许可以让我们看到现代科学最为杰出的遗产，那就是，人类的真相。如果我们的大脑在出生时就已经印刻完毕，而且意识刚好就是“电路”的实体产品，那么，我们还能相信自由意志和灵魂的存在吗？

当人类刚刚迈进20世纪的门槛时，尼采说：“上帝死了。”我们不禁要问，上帝真的死了吗？或者，我们依然会像祖先那样寻求宗教的真理？面对20世纪的大屠杀和核武器，人类的精神世界做出了怎样的反应呢？在迫害与灾难此起彼伏的世界中，宗教是否依然是信仰的源泉呢？如果20世纪上帝死了，那么，是谁杀死了上帝呢？是马克思主义？是大肆泛滥的拜金主义？还是现代科学那双冰冷、探询的眼睛？

科学已经做出阐释：在众多生灵中，似乎不太可能存在什么神灵。但是科学也同样可以帮助我们揭示上帝的存在。相对论和量子理论都对早期科学的绝对论提出了质疑。对机械论的怀疑又给了上帝一次机会。

弗洛伊德认为宗教是出于人类需求而产生的愿望实现体，其目的是让人类经受住苦难，关于这一点，很多宗教装饰中都有表现。在过去，宗教彻底限定了个人的生活方式；而现在，某些宗教甚至变成了闲暇娱乐，比如，基督教传统中有洗礼仪式，如今，这种本来非常严肃神圣的仪式变成了人们的娱乐节目。



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我们看到的是西方人不断地把基督教传播到东方。如今，这个过程发生了逆转，以儒家理念和佛教经义为代表的东方思想反而逐渐融入到西方精神里。

在 20 世纪，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现象，那就是一些新的教派迅速发展壮大。经济和政治的动荡使一些传统宗教机构流失了很多信徒，因此，许多传统宗教逐渐走向没落。然而，新的教派却对生存的意义提出另类的解释，并为幸存者提供精神秘方，因此，它们方兴未艾，势头强劲。

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伊斯兰教。每天 5 次，虔诚的教徒在叫拜声中开始祷告。伊斯兰教的 8 亿信徒每天都要向真主祈祷。5 根智慧之柱统治着穆斯林的生活。伊斯兰教义规定穆斯林妇女必须把全身包裹起来，酒精和赌博这些所谓的“西方人的弱点”被严厉禁止。传统宗教的原教旨主义回归是对 20 世纪困惑与冲突的另一种反应。原教旨主义认为，困扰人类的邪恶是现代化的产物，因而号召摧毁现代社会。原教旨主义者使用的是传统宗教教义中最为严格的阐释。他们通过把现代问题与过去的解决方法相结合，对新信徒进行灵魂拯救。对于伊斯兰教信徒来说，伊斯兰教是一种身份的来源，也是一种神圣的文化。

于是，就有一个疑惑摆在我们的面前：20 世纪的精神遗产究竟在于科学验证，还是在于宗教信念呢？如果在于宗教信念，是新的教派，还是老的教派呢？

20 世纪最富戏剧性的转变之一发生在艺术界。人类是惟一能够创作艺术的物种。在有效的图像复制技术出现之前，艺术家们作为现实和体验的联络者，担负着巨大的责任。20 世纪初，现代技术对传统艺术发起了一场气势恢弘的挑战。摄影技术和电影的出现使艺术家们从具像绘画中解脱出来。他们开始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诠释身边的这个世界。为了满足记录社会的需求，艺术曾抛弃了它最初的功能——表达。先锋派绘画的整体趋势朝抽象派发展。1910 年，康定斯基创作了他的第一幅完全抽象作品，与 19 世纪的传统绘画彻底决裂。1924 年，法国诗人安德烈·布雷顿开创了超现实主义流派。他的《超现实主义宣言》用动人的语言号召解放图形艺术，摆脱理智和社会的专断限制。布雷顿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曾经是一名精神病专家，他认为弗洛伊德揭示了人类幻想中的生活，包括潜意识。他写到：“艺术家的



作用是把思想细节化，诠释自己的下意识。”西班牙画家萨尔瓦多·达利，这位超现实主义的信徒、弗洛伊德的拥戴者，无耻地宣称自己是绘画的救世主。

然而，并非所有的艺术家都能享受这种新自由。20世纪的一些政治领导人渴望控制艺术家为他们服务。他们抹去了艺术和政治的差别，强迫艺术家表明政治立场。苏联是20世纪第一个对艺术采取意识形态政策的政府。1932年，苏联共产党推行社会主义，其目的就是赞美苏联共产党与其领导者以及英雄的工人阶级。事实上，这样做就意味着重新退回到19世纪的具像艺术。纳粹分子和共产党一样不喜欢抽象艺术，希特勒和斯大林一样，认为控制文化至关重要。纳粹德国的文化政策建立在一种非理性的偏见混合体的基础之上，艺术被鼓动去宣扬纳粹的意识形态目标。在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操纵下，国家文化馆在慕尼黑筹备了两场展览，分别是“堕落艺术展览”和“真正的德国艺术展览”。“堕落艺术展览”唯一的宗旨，就是嘲笑、愚弄德国精英画家、建筑家以及电影制作人的作品。与此相对照，“真正的德国艺术展览”则展示了纳粹统治者所认可的视像。

1937年，莱昂·布鲁姆的人民阵线政府在巴黎举办了一场国际展览会，这是一场对民众开放的文化盛会，但它同时也展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十年间的矛盾和冲突。埃菲尔铁塔主干道的两边通往两个不同的方向：德国和苏联。它们相互对峙，象征着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之战。

西班牙皇宫展出了毕加索富有争议的画作《格尔尼卡》。毕加索创作这幅画的目的是抗议纳粹空军轰炸西班牙北部巴斯克人故都格尔尼卡。这幅画成了最好的发表政治宣言的艺术案例。毕加索说：“我画我想到的，而不是看到的。”如今，政治艺术的影响已经被大众媒体所替代，但它依然是政坛局势重要的晴雨表。也许，现代艺术最重要的遗产就是它所表现的来之不易的自由。波德莱尔写道：“艺术家只需对自己负责。他对即将到来的世纪所做的贡献，就是他的作品。他赤裸裸地离去。他是自己的国王，自己的牧师，自己的上帝。”现代艺术在充满变革的20世纪被重新定义。

除了绘画以外，音乐也受到了影响。约翰·凯奇晦涩的抽象乐曲《想象的风景》是一场音乐革命的终曲。德彪西的作品，从《前奏曲》到《牧神午后》，宣告了一个音乐新时代的开始。20世纪初，德彪西深深沉浸在东方音乐中。弗洛伊德的理论唤醒了艺术家寻找自身潜意识的灵感。和



印象派艺术家一样，德彪西的目光超越现实，进入了想像的空间。1913年，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春之祭》首次公演。观众被激怒了，斯特拉文斯基和他的作品遭遇一片嘘声，因为这部作品展现出狂野的力量，节奏成为音乐中新的激发动力。荀白克的情感在《无调性》中一泻千里。但是纳粹又一次实施镇压，很多艺术家被永久流放。巴托克、荀白克、辛德米斯，为了自由不得不背井离乡。

新音乐灵感的热情散播到了剧院，进入了公众意识。音乐形式的条条框框被打破了，现代音乐被自由挥洒地表现出来。也许，20世纪音乐最主要的遗产就是新颖多样的形式，以及作为一种世界语言的表达能力。

人类的构造在远古时期已经定型，通过观察古人类头骨化石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一点。关心自己的来龙去脉是人类由来已久的兴趣，而对历史的探索则能在这一方面给予我们些许帮助，它能让我们像了解20世纪那样，了解远古的世界。如果当今世界的确是建立在古代世界的基础之上的，那么，考古学对于理解人类的发展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文化旅游的兴起，城镇、地区甚至整个国家都可以从人们的考古热情中得到巨大的经济利益。如今，旅游业日渐兴起，旅游人数日渐增多。然而，问题总有它的另一面，旅游业兴盛的背后，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一群群蝗虫般涌入的观光客使得很多遗址遭到破坏，渴望触摸过去岁月的人们正在对他们眼前的文化遗产构成严重的威胁。

20世纪初，业余考古学家和职业考古学家并肩战斗，进行考古挖掘，以期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人们来共同回望历史。他们的搜寻工作对一些有关人类发展的问题做出了回答：1万年前人类是如何从牧猎转而开始农耕的；8000年前我们的城市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等等。

在被公元前1370年的一次火山喷发摧毁之前，克里特岛北部的古城克诺索斯是伟大的弥诺斯文化中心。1900年，阿瑟·艾文斯发现了这座古城的遗址，这是20世纪众多考古发现中的第一个。从此，考古学成为一门科学。1922年11月26日，英国人霍华德·卡特打开了法老图坦卡门的陵墓。这座陵墓已经完整保存了3000年。霍华德·卡特说：“一开始什么也没看到，但是

当我的眼睛渐渐适应了光线后，墓室里的一切慢慢地，从雾气中呈现出来。奇怪的动物、雕像，还有黄金，每一处都是金光闪闪。”

历史具有很大的象征力量，能被用作政治的工具，这一点可以从最为险恶的法西斯意识形态中找到例证。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写到：“一个国家的民众面对一个大谎言，比面对一个小谎言更容易受到欺骗。”纳粹德国到处宣扬“聚落考古学”概念，以支持他们的种族优越感。那些所谓的“德国制造品”，无论离德国有多远，都被视为德国合法所有。纳粹德国对自己的近邻虎视眈眈，波兰人和捷克人有理由对纳粹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怀有警戒心理。

1941年，在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命令下，意大利内米湖的湖水被抽出了3100万加仑，罗马帝王卡利古拉的皇家沉船重见天日。考古的发现对墨索里尼来说意义重大，他梦想着让他的新罗马帝国重现古代的辉煌。基于此，这艘看似破旧的皇家沉船便具有了特殊的象征意义。

一些统治者总是试图通过重新制造历史象征，来彰显古代帝王的脉络相传，以达到自己的某些不可告人的秘密。1971年，伊朗国王启用3亿美元巨资，纪念古波斯帝国的建立，希望自己能和小居鲁士波斯王子一样荣耀，光辉。伊拉克军事头目萨达姆·侯赛因自诩为战争之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的继承人，他声称要重建现代巴比伦，使其成为国家身份的象征。

荒谬的是，强行霸占土著人土地的殖民者居然利用考古发现作为他们强取豪夺的依据。在澳大利亚，土著人要求获得本土文化控制权以及历史解释权的呼声越来越高，他们强烈要求欧洲殖民者归还其祖先被掠夺的土地。在新西兰，英国殖民统治在1840年的《怀唐伊条约》中承认了毛利人的主权。如今，毛利人正在利用这个条约向白人社会施加压力，要求归还其祖先的领地。很多缺乏职业道德的所谓的考古学家们往往在殖民者开拓殖民地的过程中犯有同谋罪，他们故意把土著人描绘成原始落后、注定要灭亡的种族，来为殖民活动进行辩解。早期欧洲探险家对非洲的描述无疑是对考古解释的肆意践踏。古城大津巴布韦是非洲的发源地，但在白人统治的罗得西亚，这一事实被故意隐瞒下来。官方种族歧视的非洲历史观与古非洲文明的证据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很多世纪以来，基督教信徒一直相信，都灵裹尸布上有耶稣的映像。1988年，放射性碳分析显示，这件遗物只是出自中世纪的赝品。

1949年，维拉德·F·里彼发明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是美国原子弹研究的一个副产品。而在此之前，考古学家只能猜测物品的出产年代。放



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的依据是，一切生命体都含有碳 14，生命体灭亡后，碳 14 会以一种连续可测的频率放射出来。因此，想要测定某件物品的年代，只需测量它的碳 14 剩余量就可以了。凭借此项技术，很多古老的谜团被一一解开，一些新的课题也有了突破的方向。如今，很多激动人心的新发现破土而出，其中不仅包括新的挖掘发现，也包括用以理解古代社会的新的研究技术。

20 世纪考古学的遗产也许就在于：通过探索过去，帮助人类实现自我认识。这些永恒的遗产带领我们走上了回望历史、发现自我的旅程。因为增进对人类祖先的了解，也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

人类历史上最为动荡的 20 世纪在它行将结束之际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卓越非凡而又令人烦恼的遗产。人们用发电机、能源和通讯组建了一个个全球大都市。现在，置身其中的人必须忍受都市膨胀带来的后果。很多人从乏味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过着愉快的生活，用人类的声音大声叫喊。我们颂扬个性，而后，又陷入迷茫。

新时代的英雄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体育界和娱乐界创造了一个我们为之悲亦喜的产业。星光灿烂的英雄们常常为名气所累，他们的丑闻掉进了媒体窥视和公众好奇的漩涡之中。好奇的公众变得如窥阴癖一般疯狂。遍布世界各地的媒体镜头挖出明星们的欺骗、邪恶和弱点，然后大张旗鼓地到处宣扬。

20 世纪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变革的时代。政治暴力、为争取自由而战的英雄主义、殉道和荣誉共存的敢死队带来了无法避免的冲突和战争，使现代社会笼罩在一片久积不散的恐怖阴影之中。我们经常被提醒，人类是如此渺小，如此脆弱；然而，我们的过失给整个 20 世纪带来了一系列的灾难。

然而，人类乐观的心态并没有受到影响，我们依然还在寻找乌托邦，无论受到多少挫折，这都是人类社会的当务之急。让全世界人民都能享受到和平与幸福，依然是人类共同的愿望。也许，正是因为人类非凡的意愿，才把 20 世纪引向了一个未知的世界。无论是好是坏，我们把 20 世纪变成了人类的世纪。20 世纪的遗产究竟会给我们的下一代留下负担还是激励？